

新會梁燾起鈔

曾文正公嘉言鈔

附胡左嘉言

商務印書館印行

梁啓超鈔

曾文正公嘉言鈔

附胡左
嘉言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羣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信否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於天者良無以

異於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當學絕道喪。人欲橫流之會。竊敗之習。俗以雷霆萬鈞之力。相罩相壓。非甚強毅者。固不足以抗圍之。荀卿亦有言。庸衆鶩散。則劫之以師友。而嚴師畏友。又非可亟得之。於末世。則夫沿沿者。之日趨於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靈典冊。得片言單義。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夾輔。自營養。猶或可以防杜墮落。而漸進於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日三復。而終身誦焉也。抑先聖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書六經。亦蓋備矣。然義豐詞約。往往非末學所驟能領會。且亦童而習焉。或以爲陳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諸賢。闡揚輔導之言。益汗牛充棟。然其義大率偏於收斂。而貧於發揚。夫人生數十寒暑。受其羣之蔭。以獲自存。則於其羣。豈能不思所報。報之則必有事焉。非曰逃虛守靜。而卽可以告無罪也。明矣。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且旣思以己之所信。易天

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若何而後能磨練其身心以自立於不
敗若何而後能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
非有所程式而養之於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歿去今不過數十年國中
之習尚事勢皆不甚相遠而文正以樸拙之姿起家寒素飽經患難了人心
陷溺之極運終其生於挫折譏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
回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
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
逮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況相去僅一世遺澤未斬模楷在望者耶則茲編也其真全國
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丙辰二月朔新會梁啓超

鈔例

一是編從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書札家書家訓日記文集五種摘鈔，其餘嘉言散見他種遺著者，姑付闕如。

一是編原取自便省覽，故務求簡要，往往一段之中，僅節數語，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亦有同此一義，而屢見屢鈔者，以存文正強聒不舍之真，亦使讀者得時習而悅之益。

一文正居大亂之世，半生治軍，是編所鈔，言戰事者亦什之二，其爲軍人寶鑑，固無待言，卽非軍人，亦當涵詠其理，而善推之於用，蓋人生天地間，本以奮鬪爲生涯，何時何事，非在戰爭中者，是編所鈔關於軍事之諸條，

吾確信凡任事者、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終身受用不盡也、

一 是編所鈔關於觀人用人之諸條、讀者或以爲文正秉權勢、居高位、故能爾爾、吾儕則無需此、其實不然、人無論居何地位、執何職業、皆須與人共事、求友求助、苟善讀此、無往而不自得師也、

一 文正於學術文藝、獨得處甚多、垂訓亦至精、今所鈔從略、

一 胡文忠左文襄嘉言附鈔、以見當時賢哲責善憂世、相觀而善、有自來也、

丙辰正月啓超記

曾文正公嘉言鈔

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綱復賀

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致劉孟容

耐冷耐苦耐勞耐閑。答黃

施溪黃

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卽高明。答歐陽

功甫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爲浩歎也。復彭

慶生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以底也。與江峴樵左季高

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為盡善。復歐陽曉峯

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噢咻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孽。自活而已。石與朱魁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與彭葆屏香海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為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為己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

山

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困肝膽。又與掀振一番。與劉孟容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

與稍離。

復劉震仙生及吾人之自行修養皆當如是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姁步。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復龍翰臣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利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

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子復黃春

蒼蒼者究竟未知何若。吾輩竭力爲之。成敗不復計耳。石復朱權

愚民無知。於素所未見未聞之事。輒疑其難於上天。一人告退。百人附和。其實並無真知灼見。假令一人稱好。卽千人同聲稱好矣。一復朱帆

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氣而薄之。碧化襄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纍之所以一沉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也。與劉震仙

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太易。亦是一弊。與羅羅山劉震仙

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

功善用兵者亦然。致羅山羅

急於求效。雜以浮情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外重而內輕。其爲蔽也久矣。與李次青

銳氣暗損。最爲兵家所忌。用兵無他。諛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與李次青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怵惕者。其後恆得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候。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與羅伯宜。處一切境遇。皆如此。

用豈惟兵惟

欲學爲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與劉震仙。又不惟學文。啓超接此。

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尙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兢兢業業。互相箴規。

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朋友自是之心。彼此恆以過相砥。以善相養。千里同心。庶不終爲小人之歸。希復李希鹿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常留餘地以

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與鮑春霆

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與李希鹿

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然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

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與沈幼丹

莅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類

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軍事不可無悍鷲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况弁勇乎。復胡保

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鄙人生平欠此二字。至今老而無成。深自

悔憾。復葛山

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

不成令器。復鄂皆

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復葛山

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眞。仙與許

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蔽不祥。復胡保

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

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致吳竹如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大抵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

當在大處空處。

復李申夫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

守約也。

復李申夫

驕惰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

以立之本。

與李申夫

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日。

致沈幼丹

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抵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

者以衡人。思過半矣。

致李黼堂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更博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則賢

處亦不足恃。子復方

求才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

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輔復李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

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

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

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魂夢亦不甚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

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眞陽自生。此以靜

制動之法也。復李兩亭 啓經按此間疾書 也攝生要訣 盡人皆當服膺

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

巧竇智。而所誤更甚。子復久宋

平日非至隱之兵。必不可經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經用。奇謀。胡復

孫定

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忍飢耐寒而臨敵

忽能忍飢耐寒者。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復宋九

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復方白

大抵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復胡

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

爲主。不喜爲客。復劉

專從危難之際。默審樸拙之人。則幾矣。復

孫

僥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

因小利害而變。少復李

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

飾之文。少復李

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上同

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少復李

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少復李

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

刻敬憚。少復李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

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與程倚齋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脩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嶢嶢者過事苛責。則庸庸者反得倖全。致山輝

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復郭琦

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

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故恆言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晦曖。即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復郭 筠仙

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復郭 筠仙

以勤以本。以誠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復郭 筠仙

逆億命數。是一薄德。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久久自有功。

效。與李眉生

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與李松泉

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作聖之基。松泉生陳

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與李松泉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計大局。及糧

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致李松泉

關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守其心於寬泰之域。

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致李松泉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致李松泉

外境之迭。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致李松泉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乎人以易圖。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

於一發。致王
步補

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平復
鹿鳴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與張
斌

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與李
次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上同

平日千言萬語。千算萬計。而得失仍只爭臨陣須臾之頃。宮復
傑胡

立法不難。行法爲難。以後總求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應事接物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與李
申夫

先哲稱利不什不變法。吾謂人不什不易舊。復陳
作梅

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復城郭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復陳妨仙

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僕自省生平讐咎。不出伎求二字。今已衰耄。旦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長。果能剷除此二字者。亦殊不多得也。伎求二字。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憚然媿懼。不復敢道人之短。復郭中丞

人才非困厄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復小午

右書札

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將愈煮愈不熟矣。

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驟幾。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

凡事皆貴專。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

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齋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齋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荷道以躬。輿之以言。

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

未習勞苦者。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恐難期有恆。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接人總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

來書謂與會索然。此卻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

難成事。

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向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

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

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戶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凶德致敗。莫甚長傲。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鍊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

遇。偶拂。遽爾摧沮。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

不輕進。不輕退。

一經焦躁。則心緒少佳。辦事必不能妥善。

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

成一箇局面。

吾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想之事。說出許多不想之

話。至今媿恥無已。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千萬忍耐。千萬忍耐。久而

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爲然。卽凡事亦莫不然。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爲大幸。

習勞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卽異日不妄疏人之本。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而天事則聽之

彼蒼而無所容心。

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

凡事後而悔己之隙。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歷淺耳。

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若預說幾層。到後來往往不符。

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沉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沉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

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勸國事之處無多。更宜竭誠以圖之。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自由立做出。即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靠。太剛則折。剛非暴戾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

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

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也。

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

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宜牢記此二語。

軍事呼吸之際。父子兄弟不能相顧。全靠一己耳。

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

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終始不提一字。不誇

一句。知不知一聽之人。順不順一聽之天而已。

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

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

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謂之降龍伏虎。龍即相火也。虎即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破。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古聖所謂窒慾。即降龍也。所謂懲忿。即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强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好處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强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
既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
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沖融氣象。二者並
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舍命報國。側身修行。

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又
其次乃畏清議。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
無形之功。不必騰諸口說。此是謙字之真工夫。所謂君子之不可及。在人之
所不見也。

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

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

君子大過人處。只是虛心。

大凡辦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一處不通。則處處皆窒矣。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從積勞二字上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更不必問及矣。

儉以養廉。直而能忍。

用人極難。聽言亦殊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處。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吾屢教家人崇儉習勞。蓋艱苦則筋骨漸強。嬌養則精力愈弱也。

既善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

小心安命。埋頭任事。

不如意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至迭乘。余尙愠鬱成疾。況弟之勞苦過甚。百倍於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者乎。弟病非藥餌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

弟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功夫。此處有定力。到處皆坦途矣。

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樞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齧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齧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

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哀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齧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茶然白餒也。

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右家書

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自足堅筋骨而長見識。沉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

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

不料袁增濬爾學壞至此。然爾等待之。卻不宜過露痕蹟。人之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

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凡文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

顏黃門之推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至精。爾兄弟宜各覓一冊。常常閱習。

凡言兼衆長者必其一無所長者也。

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爾以後每日宜習柳子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數月之後。于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

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忌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是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是也。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左。

善莫大於恕。德莫兇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

幽明叢詭忌。乖氣相迴互。重者疾汝躬。輕亦滅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鑿。志亢神愈怙。歲煥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愁。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懶。於世少取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

同治十年金鵬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媿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入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於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

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矣。……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雖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不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厲。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

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苦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右家訓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難矣。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蕪。欲其強得乎。

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全是此等處。磊落過人。

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資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

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

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

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

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望之時。

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用兵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

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

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

而不自知矣。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况人之於學乎。

知天下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學問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

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
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言物行恒。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恒。故家內瑣事。今日立
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
之。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粱
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
勢。詎有濟哉。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
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奸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

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

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

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事。本日必了之。

與胡中丞商江南軍事。胡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二人互許爲知言。

右日記

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懷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慎。而自慊之功密。彼小人者。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僞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懷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論慎獨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

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按勢不能不四字極見得到。此深於社會學者之言也。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響。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

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之原才也。按此庸公

會變遷之原理。我國數千年來。不多見之名文也。公於窮時達時。皆能以心力轉移風氣。亦可謂不負其言矣。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確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曰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諧臣媚子之亞也。海召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

國朝先正事略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廷

序仙南

君子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難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

積寸而累。及其成熟。則聖人之徒也。上同

賢達之起。其初類有非常之撼頓。顛蹶戰兢。僅而得全。疾疾生其德術。荼藥

堅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樂而不荒。陳位雲母壽詩序

古君子多塗。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塗。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

田崑圃壽序

能儉約者不求人。上同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

智神勇。莫可誰何。光陰之遷流如此。其可畏也。人固可自暇逸哉。朱玉聲壽序

人固親乎所習。朝有媵阿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

相習於矩矱。倡而為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為利害也。陳仲鸞父母壽序

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

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墮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者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鑄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慶言書院記

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歟。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

拙且誠者之效歟。湘鄉忠祠記

世多疑明代誅鋤搢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為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

者亦一二賢者倡之。漸乃成。為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厚薄也。公書周忠介

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大寒界

道微俗薄。舉世方尚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

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

返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右文集

附錄一

胡文忠公嘉言鈔

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

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於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

用紳士總在平日接見時。專心致志。詳爲談論。講究一切。察其爲人如何。用其所長。棄其所短。

軍旅之際。非以身先之勞之事。必無補。古今名將。不僅才略異衆。亦且精力過人。

吾輩均是好漢。未必能擔當艱鉅。而當此艱鉅。即欲辭避。亦有所不能。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所以敗壞。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

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智慮生於精神。精神生於安靜。

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要。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

啓超按此三河敗後懲創之言也

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人上者。不知求耳。

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

求賢如相馬。今使萬馬爲羣。中有千里馬而人不識。卽識之矣。狃於驀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

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爲主。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也。

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

欲救全人。須使之先有忌憚之心。

吾儒任事。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爲。以求衷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勞任怨。究無所容其瞻顧之思。

人才因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人。乃有長進。成敗原難逆料。不足以定人才。兵可挫。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終不可挫。

大抵兵事。另有一種人物。文而近史。武而近俠。皆非能兵者。

軍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

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尙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擻。平時一一稟承奉令唯謹。臨大難而中無主。其識力既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

夫人才因求才者之志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里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驚駘之便安。而斥騏驥之偉俊矣。朱子云。是真虎。必有風。然則虎不嘯。非風之不從也。所媿在此。所懼在此。愛人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淨。

舉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則須循名核實。否則人歸無言而我心先媿矣。

▽
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

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之類。愈近淺易。愈廣大而精微也。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樸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驕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

兵士如學生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並不能守。

久逸則筋脈皆弛。心膽亦怯。

軍旅之事。能腳踏實地。便是奇謀。

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

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

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

作官得民心。作將必得兵心。平時刻厲。入軍亦必堅苦。

用所長以救所短。不必舍所長而用所短。

不包攬。不把握。任人作主。則兵不能擇。餉不能節。卻又必乏財矣。啓超按此致曾文正

著時文正秘任
江督凡百機謀

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異於人。事之果期於成也。遇事每謀每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亡。不如謀之。

凡人保身之法。只護心腎緊要之處。尺寸之膚必顧。將有不能兼愛。而先失其大者。是戰守之機。處處爲備。必致處處無備。

人皆熙熙如登春臺。我輩惟職思其憂耳。

不苦撐。不咬牙。終無安枕之日。

是非不明。節義不講。此天下所以亂也。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

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

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述贊文
正語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

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當謹守準繩。互相勸規。不可互相

獎飾包荒。述贊文
正語

守兵不動。久亦並不能守。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力隳

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脩業。非猛進。即乍退。游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卽

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字

尙然。况用力之事乎。

凡人總要憂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吃。

兵事必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

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

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

大抵吾儒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

則將以薰蕕爲同臭。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

致李次青

吾是破甑之人。避恐之事。向不屑爲。即舞陽侯所謂卮酒安足辭也。

須知時事艱難。吾輩所做之事。皆是與氣數相爭。然成敗之數。盈虛之數。有

天命焉。非憂思即能稍減也。

✓ 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

與左
季高

附錄二

左文襄公嘉言鈔

讀書時。須細看古人處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氣象。及自己處事接物時。又細心將古人比擬。設若古人當此。其措置之法。當是如何。我自己任性爲之。又當如何。然後自己過錯始見。古人道理始出。斷不可以古人之書。

與自己處事接物爲兩事。

與固汝亦

能克己者。必能克敵。功名之著。抑其末也。

答瑛山王

譽人而令人不敢承。亦非慎言之道。願毋然也。

上同

天下紛紛。吾曹適丁其厄。武鄉不云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則亦惟殫其心力。盡其職守。靜以待之而已。

與李希庵

中才全在策厲。當人才極乏之時。再不寬以錄之。則凡需激厲而後成。磨練而後出者。舉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盡汨沒。便可有用。吾察人頗嚴。用人頗緩。信人頗篤。此中自謂稍有分寸也。上同

廚丁作食。殺果都是此種。而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常令其喜悅。忠告善道。知意向所在。勿窮其所短。迫以所不能。則得才之用矣。上同

見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僞。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答夏融事
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嘗試譬之草皆藥也。能嘗之試之。而確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則專用雜用。均無不可。否則必之山而求榛。必之隰而求苓。烏乎可。且烏乎能也。曾滌生嘗歎人才難得。吾曰。君水陸萬餘人矣。而謂無人。然則此萬餘人者。皆無可用乎。集十人於此。則必有一人稍長

者吾令其爲九人之魁則此九人者必無異詞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與胡
潤之

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非開誠心布公道不能得人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氣不能盡人之才。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上同

養氣未深。終是打小仗手段。連聲之雷不震。食鼠之貓不威。答胡
潤之

學業才識。不日進則日退。須隨時隨事留心著力爲要。事無大小均有一當然之理。即事窮理。何處非學。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卽腐。昔人事業到手。卽能處措裕如。均由平常留心體驗。能明其理。習於其事所致。未有當前遇事放過。而日後有成者也。與陶
少雲

凡事過於求好。轉多不安之處。與楊
石泉

凡將將領。須先得其心。不必以權勢相壓。當統帥不患無權勢。患在不能下人。而必欲強人以就我。昔人云。位居千萬人之上。心須居千萬人之下。此有道之言也。

與劉克庵

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

答楊石泉

附錄三

曾文正公國史本傳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二十五年。歷遷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二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三十年。文宗登極。國藩奏言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

衍曰。顛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爲。將來一遇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登極後。勤勤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爲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

加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耨事。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直內廷。本難

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優劣粲呈。卽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入衙門之人才。同往來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輿榘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

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優旨嘉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論。臣讀之。至於怵舞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

乎。此考察之法也。奏入。諭稱其剴切明辨。切中事情。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國藩條陳日講事宜。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二、講官員數。三、每日進講員數。四、講官應用何項人。五、定保舉講官之法。六、進講之地。七、進講之儀。八、進講之時。九、所講之書。十、陳講之道。十一、覆講之法。十二、纂成講書。十三、講官體制。十四、進講年數。下部議格不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闡正考官。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籍。粵逆起。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竄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上以國藩會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搜勦土匪。時塔齊布已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並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旨獎敘。專令督隊剿賊。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淪陷。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剿匪著有成效。諭令馳赴湖北剿賊。國藩以

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正月。督師東下。與賊接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得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楊岳斌、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大破之。復其城。賊退踞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賊浮舟上犯。再破之。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剿洗淨盡。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襄河賊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容署理巡撫。國藩建三路進兵策。奏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興國、蘄州、廣濟諸屬。自巴河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大冶。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廣濟。自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輔爲進止。上命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賊。蘄州賊來犯。再破之。會塔齊布復興國、大冶。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蘄州爲聲

援自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礮位。對江轟擊。橫鐵鎖江上。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賊駐守。舟楫往來如織。國藩計欲破田鎮。當先奪南岸。十月。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掘賊上犯。二隊備爐。翦椎斧。前斷鐵鎖。賊礮船護救。三隊圍擊之。沈二艘。賊不敢近。須臾鎔液鎖斷。賊驚顧失色。率舟遁。四隊駛而下追。及於鄔穴。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行。官軍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燭天。浮尸蔽江。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家鎮。富池口營壘。蘄州賊遁。是役也。斃賊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江面肅清。進圍九江。十二月。上以國藩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賞狐腿黃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圖魯翎管。玉靶小刀。火鏟各一。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大小十餘戰。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爲湖口賊所扞。水軍分爲兩。五年。

賊竄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復壞舟數十。國藩迺以其餘遣李孟羣、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帶陸師。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賊姑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九江不下。國藩以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後。雖未能迅卽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六年。賊酋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剿撫州。以保廣信。諸將分掘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瓦山、吳城之賊。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曾國華等。大破賊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寧、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

逆敗遁。江西獲安。曾國藩力也。二月十八日。丁父憂。上諭曾國藩見在江西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固請終制。上諭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鄂皖。卽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勦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效。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卽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

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並瀝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奉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八年五月。奉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閩匪分股竄擾江西。遣李元度破之廣豐。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賊。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爲重。乃遣運蘭攻景德鎮。蕭啓江追勦信豐之賊。九年。啓江破賊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賊巢。遂復南安。解信豐圍。賊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啓江馳赴吉安。援應湖南。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賊竄皖南。國藩奉命防蜀。行至陽邏。奉諭以皖省賊勢日張。

飭籌議由楚分路勦辦。國藩回駐巴河。簡校軍實。因奏言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燄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迭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寧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與楊岳斌。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則與壽州之師聯爲一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多隆阿。鮑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續宜。規廬州。奏入。上是之。十年二月。賊酋陳玉成犯太湖。國藩分兵破之。四月。賞兵部尙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命皖南軍

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鮑超等。水陸夾擊。爲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寧、徽州、義寧。悍賊數萬據安慶。久不下。曾國荃、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賊無脫者。進復池州、鉛山。無爲、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各隘。賞太子少保銜。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國藩力辭。上不許。諭曰。前命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事權。曾國藩自陳任江督後。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多。并陳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勿尙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朕心深爲嘉許。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曾國藩復陳下情。言見在諸路出師。將帥聯翩。威柄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足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體。在曾國藩遠避權勢。自

應如此存心。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曾國藩之恫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仍歸節制。該大臣務以軍事爲重。力圖攻勦。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毋再固辭。先是賊圍杭州。國藩迭奉援浙之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派張運蘭、孫昌國等水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漕釐金。以清所部積欠。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請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著曾國藩察看具奏。並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于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

爲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救援於外。俟事勢稍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至是杭州失守。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一、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爲犄角之勢。先據形勝。扼賊上竄。左宗棠暫於徽、衢、信三府擇要駐紮。相機調度。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籌進剿。一、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隨左宗棠籌辦防勦。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恃寧紹爲餉源。今全省糜爛。無可籌畫。懇恩飭下廣東、粵海關、福建、閩海關。按月協撥銀兩。交左宗棠。以資軍餉。奏入。上皆如所請行。同治元年正月。命以兩江總督協辦

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疊荷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江浙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於臣家。又前此疊奉諭旨。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尋遣將擊走徽州。荻港之賊。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陵關、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貞幹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

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賊酋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戰。力卻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洲洲。長江肅清。因淮南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陳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法。三年正月。官軍克鍾山。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平。上諭曾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立戰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迭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大功告成。逆首誅鋤。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并賞戴雙眼花翎。將士進秩有差。時擒匪倡亂日久。僧格

林沁戰歿於曹州。賊勢日熾。四年四月。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捻匪。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招集新軍。添練馬隊。檄調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諸軍會剿。五月。賊竄雒河集。國藩駐臨淮關。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及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寧。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爲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卽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時捻酋張總愚。任柱、牛落紅。及髮逆賴汝光。擁衆十數萬。倏分倏合。八月。國藩遣銘傳敗之潁州。賊東走曹州。國藩檄鼎新力掘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剿。賊不能渡運。遂南走徐州。踞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李照慶、鼎新敗之徐州、豐縣。賊復竄山東。十月。盛波、銘傳敗之寧陵、扶

溝。賊竄陷湖北黃陂。五年正月。國藩遣銘傳破之。復其城。任逆回竄沈邱。將踞蒙亳老巢。遣銘傳、盛波擊之。張逆分股入鄆城。三月。銘傳、張樹珊敗之。穎州、周口。羣賊合踞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逆趨單縣。任逆走靈璧。國藩駐徐州。修浚運河。以固東路。五月。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王家林。敗任逆於永城、徐州。時賊自二月北竄。堅圖渡運。徘徊曹、徐、淮、泗者。兩月有餘。迄不得逞。於是張逆入豫。任逆入皖。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樹珊敗張逆於周口。牛張二逆。渡沙河而南。任賴二逆。亦竄渡賈魯河。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掘守沙河。上至朱仙鎮。掘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敢謂防務旣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

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防河者與游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六月。遣松山、張詩日大破賊於上蔡、西華。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汛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七月。遣松山、宋慶大破之南陽、新野。九月。銘傳、鼎新破之鄆城。運防賴以無恙。國藩自陳病狀。七月。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國藩請以散員留營自效。奏言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爲將帥則辭之。爲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趨易。臣內度病體。外度大義。減輕事權則可。竟回本任則不可。故前兩次奏稱。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抱病以來。反復籌思。必出於此。然後心安理得。請開江督各缺。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材力所可

勉。精神所能到。必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瘁之義。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避艱難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繁重。湘淮各軍。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過慮。著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並免後顧之憂。國藩復奏陳江督之繁。非病軀所能勝任。與其勉強回任。辜恩溺職。不如量而後入。避位讓賢。籲請仍開各缺。上諭前因曾國藩患病未痊。軍營事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並因請以散員自效。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己見。著即懷遵前旨。勉期回任。

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剿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廑念。國藩回任後。六年。奏稱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從之。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十二月。擒匪平。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滂大窪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轄減。從之。三月。奏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甫有端緒。張樹聲見調任山西。請暫留畿輔一年。以清積案。上諭曾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敝習。著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旨分別嘉勉降革。以肅吏治。時直隸營務廢弛。廷議選練六軍。上諭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言。

臣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爲此練軍所當參用者。一曰文法宜簡。勇丁樸誠耐苦。不事虛文。營規祇有數條。別無文告。管轄祇論差事。不計官階。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總督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

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警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闕。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給。每兼小買手藝營生。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

離鄉。往往仍留本處。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一遇有事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尙安望其得力。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即裁本營額缺。練軍增一兵。底營即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可少變積習。此外尙須有酌改。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溷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朝廷殷勤訓飭之意。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善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墜壞。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餉項。量發歷年底營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

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後。或將當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即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漸有起色。而畿輔練軍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兒戲。請敕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尋飭國藩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國藩奏言。臣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制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惟知陳迹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即就紮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屢爲粵匪所破。旣而高壘深壕。先圖自固。旋即用以制敵。淮勇繼起。亦以深溝高壘爲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即稱勁旅。後移師勦捻。每日計行路遠近。分各營優劣。曾無築壘挖壕之暇。而營壘之堅否。於勝敗全不相涉。陝甘勦回。貴州平苗。亦不以此爲先務。足知兵勢之無常矣。然斯乃古來之常法。終未可棄而不講。臣愚以爲直

練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濠。射親舂築。以習勞動。不坐差車。以慣行走。增募長夫。以任樵汲負重之事。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事權不一。則臨陣指麾不靈。臣在南中。嘗見有巡撫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死力。而江楚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卽平日撥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得

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著。志氣方新。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查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至練軍規模。臣仍擬以四軍爲斷。二軍駐京北。二軍駐京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人。請旨交各衙門覆議。先行試辦。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奏定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奏入允之。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爲之一振。自國藩始。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牽涉教堂情事。毆斃法國領事官。焚燬教堂。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

奏言各省打毀教堂之案。層見迭出。而毆斃領事洋官。則從來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準情酌理。持平結案。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不失柔遠之方。尋奏誅爲首滋事之人。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革職治罪。因陳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戰夕和。無一定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八月。調兩江總督。國藩瀝陳病狀。請另簡賢能。開缺調理。上諭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繁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見雖目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

無庸議。十一月。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占。與湖廣總督定議。與川鹽分岸行銷。奏請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暫行借銷川鹽。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二府。試行官運粵鹽。國藩復力陳二府引地。不必改運。部議皆如所請。十一年二月卒。遺疏入。諭曰。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疊著勛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寧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

兩治喪。由江寧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照忠祠賢良祠。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尋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署兩江總督何璟。奏陳國藩歷年勛績。李瀚章奏略云。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徽寧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其過人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路進攻之策。剿辦捻匪。建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英翰奏略云。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培元氣。訓屬寮。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

廢具舉。至今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貽。一聞出缺。士民奔走。婦孺號泣。以遺愛言。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何璟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勸移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賊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國藩受鉞四年。次第蕩平。皆因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膽而作士氣。臣聞其昔官京師。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及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清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廛。田一區。

食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曰不誑語。不晏起。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軍之批牘。前年回任。感激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有怠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不默識於心。其患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巨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也。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存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移。卒能萬衆一心。削平捕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臣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蓋。曾國

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并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李瀚章、英翰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瞻念勛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國難後第一版

(28014)

曾文正公嘉言鈔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梁 啓 超

印刷行兼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所 必 印 *
* 有 究 *

二五八上

滬

